

Wh | 诗路花语

劈柴的那个人  
还在劈柴

■ 江非

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  
他已经整整劈了一个下午  
那些劈碎的柴木  
已在他面前堆起了一座小山

可是他还在劈

他一手拄着斧头  
另一只手把一截木桩放好  
然后  
抡起斧子向下砸去  
木桩发出咔嚓撕裂的声音

就这样  
那个劈柴的人一直劈到了天黑

我已忘记了这是哪一年冬天的情景  
那时我是一个旁观者  
我站在边上看着那个人劈柴的姿势  
有时会小声地喊他一声父亲  
他听见了  
会抬起头冲我笑笑  
然后继续劈柴

第二天  
所有的新柴  
都将被大雪覆盖

望海潮·万泉河  
(外一首)

■ 陈健春

五峰辉洒,潮生黎母,万泉奔涌江涛。  
穿峡映峦,川掀谷浪,平湖碧透凌霄。  
鹰壁戏腾蛟,雨林静聆鸟,奇石天雕。  
两岸笙歌,黎庄古镇尽风骚。

椰风柔水轻摇,聚三江入海,三岛连鳌。  
明媚接天,沙滩玉带,直横南海滔滔。  
江海论英豪,骇浪惊涛里,谁敢翔翔?  
莫等归帆落雁,博浪趁风高。

## 沁园春·三沙

三沙风光,清晖岁月,浩瀚蓝天。  
看神州碧海,舰船点点;七连岛地,  
鷺鸶鱼欢。

永兴含芳,黄岩屹立,骇浪惊涛笑宇寰。  
云飞渡,见暗沙曾母,傲固南端。

古今南海风烟,引历代英豪逐浪巅。  
忆秦商派海,汉唐千里;明清天下,  
挥洒如诗。  
三国康朱,郑和西进,壮志舟师渡漫澜。  
俱往矣,在南疆设市,举世惊叹!

## 游保亭观和坊

■ 王家连

保邑山川呈画卷,七仙云海泻清流。  
和坊崇阁凌空起,甘旺雕图意修。  
绕地温泉迷旅客,连天秀木掩华楼。  
风光百里皆浮瑞,始信仙乡成乐州。

## 初恋

■ 苗红军

每一根头发,一丝不苟  
每一根睫毛,昂首挺胸  
灿烂,从里到外绽放  
一路相随

上帝赋予你春天的美丽  
你又赋予美丽的春天  
梦想的翅膀

想你  
略胖的时候  
一定如贵妃醉酒当歌  
消瘦的模样  
一定像飞燕长袖风舞  
更多的时候  
会遐想珍惜相伴的未来

一个不经意的回眸  
陶醉了一个伟岸的男人  
于是,一段春花秋月  
映入彼此的心田

投稿邮箱  
hnrbwxb@163.com

Wh | 家在海南

劈柴的那个人  
还在劈柴

■ 惠惠

我的国话(普通话)极差,自嘲说的国话为琼普。J Q X , Z C S , ZH CH SH 分不清楚,人到语言比较单纯的黄河沿岸问题就大,越往北走别人越听不清楚。一次到北京开会小组讨论,主持人要我发言,关心老少边区的意思。我席短屈脚,不说。主持人说是作家,社会身份是现任的某省副省长,拗不过,

只好先发声明你们听不懂的。这话很糟糕,人家反要听的;我说完大家笑,说他们全听懂了。这话不算,作家感悟力强,只言片语他们能猜出我的意思。最怕到北方出差,说四时一定多一句,三四的四,说七时一定多一句,六七的七。可以听到总机接线小姐的吃吃笑声,她们学的口音取乐。其实我的语言能力不差,中国八大语系,我能说四种,只是没一样说得。小时与母亲说客家话,现在操海口话了,我海口话爱国话影响,同样不

地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所以我常常替古人担忧。都说苏东坡对海南的文化做出多大的贡献,海南人能听懂他的国语么?现在四川、重庆的大学老师屡屡违反规定,用本地话讲课,我看老苏的国语好不到哪去,他说的川普够海南黎汉同胞头大的。还有海瑞,在朝廷上有一般这样说:吃饭呵?文昌人说:吃饭了嘎?琼海人说:吃饭嘿?感情表达很不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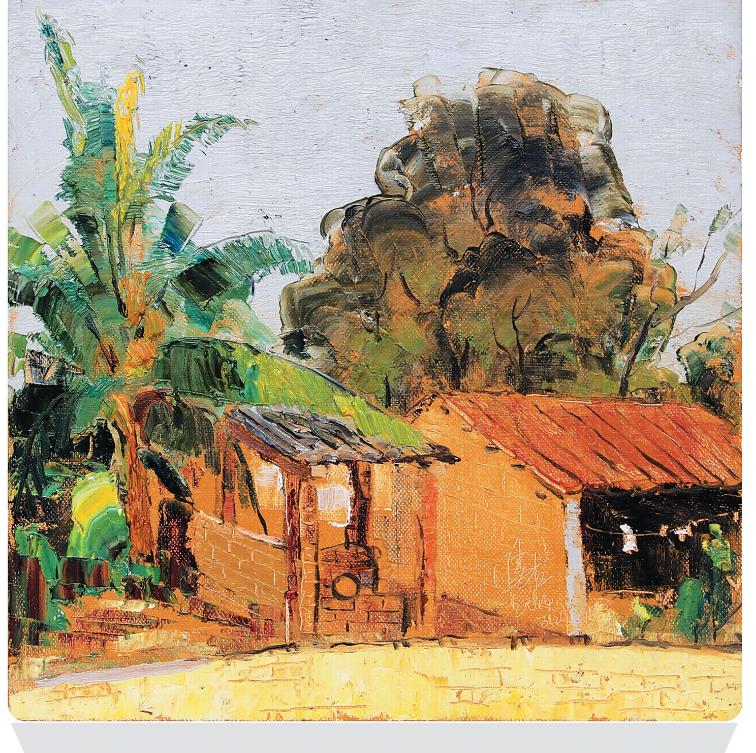
呵!话里有讨好的意思。海口小码头做生意的地方,一根扁担两条绳养活全家,我们海口人只能这样,来的都是客,笑揽八方财,这是生意人的本色。

嘿!有通令的意思。文昌人比较自信,喜欢发表意见,当年海南有没文昌人不成办公室的说法。文昌人叫人吃饭也是霸道的。

嘿!很亲切,带有笑意的商量,传神地表达琼海人的内心世界。琼海人是一个最不声张的民系,与琼海人说话会感到生气,他低头不语,你说半天他没意见;他听了吗?他不同意我吗?不由人不疑惑。其实他听着呢,琼海人的谦虚让人愤怒!现实的琼海人胆大着呢,他们闯海最狠,驶船出去,一年半载才回来。

不过话又说回来。海南的农场很多,一百多家,分布在海南四面八方角角落落,有山地台地还有平原,种的橡胶、茶树、水果、水稻、香料各不相同;人也来自长城内外黑山白水,甚至还有东南亚归侨……可是无论东西南北,海南农垦职工的国语几乎一样发音,相同的调,我住的小区一大帮上了年纪的女人,一听就知道她们是从农场出来帮子女带孩子的,一交谈,果真如此。看起来世界没道理好讲,你爱怎么讲,你自己讲,别人要反对你也未必能讲出多少道理。

很多内地人认为海南话全一样,其实没有一个市县海南话一样的,差别就像椰树与槟榔树的不同一样大。文昌话与琼海话在别人听来一样样,他们自己听来差别大了。定安话与澄迈话别人听来一样样,他们自己听来差别大了,说不定还相互取笑。定安人的陈述句后头喜欢缀个“嘛”。“嘛”又是海南话黄牛的意思。所以好朋友间叫定安人为“定安



正午(油画) 张立作

■ 王斌斌

暖冬时节,时光仿佛在这里留驻:琼海市嘉积镇,2015年12月20日上午10点。几十名新老影评人欢聚一堂,在欣喜中相逢,在急切中期待,在温馨中热议,共同庆祝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文化盛举——影评集《热恋》正式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它不仅填补了海南影评文学出版的空白,而且创新了琼海乡土文化发展的路子,更为可贵的是几乎清一色出自本土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之手,亮点凸显,可喜可贺。

这本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的影评集子,时间跨度20年,共有59位作者,320多篇影评文章,其中不少篇章曾被中央、省级媒体采用,荣获国家、省级影评殊荣,也不乏当年手绘电影海报、演员图片、获奖证书等相关影评资料,弥足珍贵。上海、长春、广州等地电影制片厂、博物馆都将之作为珍贵影评资料予以保存。作为当年文学追梦人和影评员队伍一份子,我忘不了那些年我们一起写影评,一起追逐梦,同身同感,无上荣光,恍若如梦,浮想联翩。

从1980年代至今,当年少男少女的我们大多已是人过中年,当年三四十岁的大青年已近古稀之年。当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很多人难掩激动又难以置信;当大伙见面的时候,很多人难以相认又记忆犹新;当看到影评集《热恋》的时候,很多人无法想象又梦想成真。《热恋》能够结集出版发行,真的不容易,更是了不起!它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体现了琼海人尊重历史、传承文化、敢于承担、永不放弃的责任和担当。蔡小平、王路生、袁铭舒等当年的铁杆影迷和写作好手,在繁忙的学业或公务中挤出时间,从酝酿、收集、整理、编辑、筹措经费,联系出版,经历了多少个环节,付出了多少份辛劳。一个又一个历史片段像电影镜头定格在脑海里:电影公司宣传干事刘大飞辛勤耕耘影评园地,亲自操刀,作画配图,刻写蜡纸,编辑文稿,扶携后生,不遗余力;当年以蔡小平为代表的从大学校园走出社会的“科班”文学青年影评人追求文学梦想,胸怀理想,热烈响应,文风新锐,崭露头角,斩获了国家级影评殊荣;以王路生为代表的“泥腿子”文学青年,梦想通过写作“出人头地”,积极练笔,以文会友,成绩斐然。他们留心收集上世纪1980年代出版的蜡刻油印版《嘉积影评》和铅印版《琼海影讯》,并于2005年在中国电影诞生百年庆典时组织影评员筹备

集集出书事宜;琼海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拨出专款,给予大力支持,同时,派出专人,到上海、长春等地收集资料,联系羊城晚报出版社策划出版《热恋》。

正是这么一群人,一群那些年一起写影评和关心影评文化的琼海人,共同完成了影评集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琼海文化史上的力作。它,抒写了一个发展变革的伟大时代;它,记录了一份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它,承载了一段美好难忘的青春记忆;它,彰显了一种乡土气息的文化符号;它,留下了一缕萦绕心间的美丽乡愁。我们没有理由不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媒体时代,爬格子、刻蜡纸、寄稿件等等已离我们远去。新时代、新载体、新要求,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发扬钻劲、韧劲、狠劲,主动融入火热的社会实践和人民生活中去,善于捕捉生活瞬间,夯实创作基础。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的琼海,将迎来更大的文化建设机遇,绽放出更加瑰丽多姿的风采。

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因为爱,所以爱。爱,源于心灵,源于滋长心灵的土地和养分。

琼海,这个海南岛东海岸的明珠,自古就是一方神奇的土地。红、绿、蓝,构成了它美丽的基本元素。红色娘子军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琼海人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坚韧不拔的实干作风,唱响了红色的主旋律;美丽的万泉河水漫轻纱,青山绿水、生机盎然,形成了天然的绿色屏障,在新时期又在新农村建设中奏响了美丽田园之歌;潭门海、博鳌海荡漾清波,蓝天碧透,耕耘南海国土,传递亚洲声音,在“一带一路”中激荡起蓝色交响曲。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琼海人以家乡为傲,以家乡为歌,心中流淌的是追求美好和与时俱进的青春乐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大发展,文学艺术蓬勃发展,电影放映进入春天,电影评论应运而

生。像久旱的土地需要雨水,龟裂的田地需要灌溉,人们对新时期文化热、电影热前所未有、无以复加。《少林寺》、《庐山恋》等影片热播,引发“万人空巷”景象,观众排起长龙,场面蔚为壮观。身处改革开放初期的琼海青年学子和初出茅庐的青年工作者,“春江水暖鸭先知”,主动捕捉机遇,实现人生理想。他们利用手中之笔,描绘蓝图,构思未来,抒发情感,表达思想。我们这些青少年文学爱好者当时文笔大多朴素稚嫩,且苦于缺乏阵地,电影公司影评宣传栏、宣传刊等园地就成为最好的交流平台。很快,一传十,十传百,文学青年踊跃投稿。当《琼海影讯》为内部期刊,每月一期,上稿率毕竟有限,且是手刻蜡板印刷,但一经发稿,就非常金贵,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当时我在外地读大学,一篇以诗歌为形式的影评引起了编辑刘大飞的关注,他采用后,还专门抄写张贴到影院的宣传展板上,让前来观影的观众先睹为快,其时,一高中同学还专门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为此我做了很久的文学梦。后来,琼海成立了广东省第一家电影评论学会,吸收影评员,每有新片,都有组织地进行影评活动,一时颇具规模和效果,成为琼海当时最具活力的文化团体。琼海县电影评论学会还被中影公司评为全国影评先进单位。

正是琼海影评人的热爱和付出,成就了今天的《热恋》。因为时代变迁、思想冲击、文化繁荣、充满生气,所以我们热爱这个变革的时代;因为红色历史、绿色本色,蓝色希望、山水怡情,所以我们热爱美丽的家乡;因为抒发情感、传递思想、体现追求、激励精神,所以我们热爱神圣的文学;因为喜欢看电影又苦于没有阵地,所以我们倍加热爱这片影评园地,在此耕耘、开花、结果,从此与文字结缘、以文字助力,靠文字成长,学识素养上的提高,造就思深行远的动力。

时光流逝,青春不再;沧海桑田,大浪淘沙。当年的你我,少年无忌,心怀梦想,热血沸腾,壮志凌云,从影评文字开始,开始追梦之旅。但到当下,岁月的沧桑爬满了额

追梦  
路上

Wh | 老海琢浪

头。在发行仪式上,我见到了30年前的文友宏竟兄,我竟惊叹岁月的无情。那个当年身材挺拔、高大俊秀且留着一头黑色长发的文艺青年帅哥,现在已经变成了满头银发、满脸苍老、身板精瘦的中老年,那天他还戴着一顶黑色的毡帽,乍一看去,活脱脱成了一个老来翁。我见到他马上说,老兄,你不能戴帽,赶紧摘下,你最帅气的还是黑色长发。他嘻嘻地笑了笑说,儿子最近谈恋爱朋友了,看到白色长发会吓到人的,剪短一点,戴上帽子,就不显眼了。这位曾经让很多人羡慕的意气风发的文艺青年在我的眼里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他是最早加入海南省作家协会的本地作者,善于捕捉细节,坚持挖掘本土文化素材,几十年如一日,辛勤笔耕,从一般文学爱好者、影评人成长为当地有名望的新闻人、作家,出版了近十本文学、新闻作品。岁月给他外表染上一层霜,但同时磨砺了他的思考力,使他变得更加睿智和亲和,彬彬有礼中又多了一份感染力。宏竟兄应该是琼海文化人的典型代表了。还有琼海原作协主席王锡均,在琼海新闻、文化战线奋斗了40多年,非常热心帮扶青年作者,耐心指导,弟子众多,今年已过耄耋之年,但依然坚持写作,精神矍铄,时有作品在省级副刊上发表,经常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出力,现正为家乡文学作品集《石壁湾》出版奔忙。

像锡均、宏竟兄这些本土作者还有很多。他们坚持理想、难忘初心、不忘初衷,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贴近生活,讴歌时代,传递正能量,传出好声音,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呐喊助威,构成了琼海文化建设的一道道风景。他们从爱好文字起步,到现在依然坚持走在文学创作的路上,永不止步;他们从爱好文学,到毕生以实际行动对文学的热爱;他们从文坛成长,掬万泉清水,饮白石甘露,拂博鳌海风,浸会山苗韵,不断走向才、成功……他们对文学的执着和坚守,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精神动力。从《热恋》看影评人、从文学看琼海人,我看到了珍惜的可贵,我也看到了坚守的力量。我们将继续走在文学追梦的路上。

文学即人学,从火热的生活中来,从深刻的感悟中出,从心灵的深处中去。社会发展不能没有文化,经济发展不能没有文学。美丽琼海,田园城市,更加呼唤强大的文化脉动和精神支撑,更加呼唤广大琼海人奋进、勇于担当,共同书写美丽中国梦的琼海篇章!

文学即人学,从火热的生活中来,从深刻的感悟中出,从心灵的深处中去。社会发展不能没有文化,经济发展不能没有文学。美丽琼海,田园城市,更加呼唤强大的文化脉动和精神支撑,更加呼唤广大琼海人奋进、勇于担当,共同书写美丽中国梦的琼海篇章!

Wh | 海南风物

## 冬至扫墓

■ 莫清华

冬至,扫墓去!

不是清明扫墓吗?为何冬至也有扫墓风俗?

说起来,冬至扫墓的习俗,比清明扫墓还早,国人讲究慎终追远,与此观念相适应的有关祭祀活动曾多得不胜枚举。仅说冬至,从周代起就有祭祀活动。《周礼春官·神仕》:“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从周朝起,冬至就是祭天、祭祖先的日子,皇帝在这天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目的在于祈求与消除国中的疫疾,减少荒年与人民的饥饿与死亡;百姓在这一天要向父母尊长祭拜。

当时,民间在冬至扫墓,仔细想来,也合情理。那是因为进入隆冬,庄稼收好了,人们忙了一年,要歇息了,于是想到了先人的坟茔,一年来有否孤兔在穿穴打洞,会否因雨季来临而塌陷,所以要去亲临察看。一方面给坟墓添土除草;另一方面供上祭品,烧些纸钱,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后来,逐渐发展到冬至和过年一样重要。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魏晋六朝时,冬至称为“亚岁”,《晋嘉录》云“冬至大如年”。

从理念上看,在中国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中,冬至是阴阳转化的关键节气。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的自然转化,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汉书》中说:“冬至阳起,君道长,故贺。”人们认为: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也是一个吉日。

“冬至”是仪式感最强的节气之一,是节气又是节日。如今,冬至前后,海南乃至南方,不少人,仍然沿袭这个古老的习俗,纷纷回乡扫墓。

至于清明扫墓,也由来已久。它始于晋文公与介子推的传说。所以有的史家认为,第一个清明扫墓的是晋文公,第一个清明被扫墓的是介子推。

清明祭祖扫墓,盛行于唐代始于盛唐玄宗时。可以说是官方推广的结果。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唐玄宗曾经明确规定准许百姓清明节时去扫墓。《旧唐书·玄宗本纪》里“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的记载。

冬至扫墓,清明扫墓,就这样并行不悖地流传下来。

南方冬至扫墓较为常见。不论冬至、清明,海南人扫墓,分祭与合祭有区别,但都是要扫除墓地的灌木杂草,上新土,填红墓碑上所刻的文字,烧香点烛,烧纸钱,祭酒、跪拜;各家分祭,供品简单些,是椭珍(饭团)、酒、猪肉、整只熟鸡等,扫祭家祭合供的祖宗墓,还供以三牲。祭族合祖墓,比较隆重,有一套仪式程序,有司仪,行祭者代表要穿长袍礼服。最后放鞭炮。

不论分祭合祭,都在墓前吃椭珍表示与祖宗共进餐。

记得孩提时代,扫墓的那几天,简直是我们牛仔(北方叫放牛娃)的节日。我们故意把牛赶到还没有扫墓的墓地周围,等人来扫墓,讨“墓糯”吃。“墓糯”即饭团,海南人叫“糯珍”也叫“糯共”。扫墓人,也往往备有一些切成两指的熟肉片和一些食盐,猪肉是五花肉。给我们这些牛仔买一个糯珍,一块沾了盐的肉片。如果此时有人路过,也会得到一份。我们牛仔吃完,便欢天喜地散开,去寻找第二个目标。丰收时,讨到的“墓糯”有七八个,当然,也有七八块肉片,我们用筐装载回家,高兴的心情无异于过年。要知道,那时候,我们平常吃的是稀饭啊。吃糯,吃肉,只有在过年过节时。

Wh | 流年剪影

## 故乡的鸭子

■ 曾洁

一阵阵冬天的冷风,吹开了水面的涟漪,吹来了远方故乡的鸭子叫声。

我在池塘边散步,凭栏闲憩。瞅着荷塘的波光幻影,静听远近的天籁之音,竟然与童年的记忆默契。

小时候,别说米饭、鱼肉,甚至野菜也都难得吃到。恰好舅妈送给我家六只小鸭子,我们都很高兴,发誓一定要把小鸭子养大,这样过年过节时有肉吃了。